



滨州网手机客户端

责任编辑：程海莉  
电话：3186761



刘树明，山东博兴人。诗歌、散文、小说在《诗刊》《山东文学》《诗潮》《时代文学》《中国诗歌》《青海湖》《文学高地》《当代小说》《北京诗人》等省、市级报刊发表，作品入选多种选本。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 回归与出发

刘树明

暮秋，天越来越凉，大平原上落叶纷纷，无数片叶子宛若无数只蝴蝶在风里飞舞；田野里新鲜的麦苗正捧出内心最初的绿焰，让悲秋者希望顿生。这是个诗意盎然的季节。

秋夜寒凉，水汽凝结为露。有破碎的笛音传来，雪松听出了这个人的努力与挣扎。现代人生活压力大，在劳碌的间隙，释放压力有很多种方法，而这个人选择了一件古老的乐器，用笨拙的嘴唇坚持向这个世界喊出自己的声音，尽管一个个音符破得细碎，“但我听出吹笛人是完整的，他已经是一支曲子。”结尾一句精彩的比喻立马拔高了诗意的高度。

人活着，难。入世难，出世也难。寒露将落，王永彪如置身云端，俯瞰人间烟火，花开花落，季节更迭，禅意无处不在，参破、顿悟却需要修行。

也许是百草枯折、万木萧条

的景象最容易让人想到死亡。郑静应该是不止一次地去幻想人生的结局，故有了让人读了隐隐作痛而又豁然开悟的《断章》。她开篇从台湾著名作家琼瑶的遗囑说起，琼瑶希望死后一切从简，希望她的离开安宁如常……这么豁达、从容地看待生死的人是少数的。人们在恐惧、彷徨、无奈之后，最终明白所有的影子都是虚幻，终将被风吹走。感悟人生至此，当念一句阿弥陀佛。

再一个写到生死的是秦辉。一张全家福老照片中，11个人，27年的时间过了六个。失去亲人的痛撕心裂肺！当她拿起笔想要记录时，却把一层层的伤痛掩盖在心底，用平缓的、淡淡的笔调勾勒出这些年里一个个人离去的身影。死者已矣，却留下无限的思念让生者备受煎熬。不娇、不嗔、不躁、不喧，这是成熟写作者必备的素质——于平静之处藏风雷。

还好，这世间充满着爱。亲情如棉花，而爱情犹如鲜花。命运多舛，生活多磨难，而我们还一如既往地爱着，无怨无悔地爱着。《我在你漂泊不定的浪尖上安身立命》，单看韩晓菲这组诗的总题目已经觉出了无限的诗意。简洁的语言，奇诡的意象，娓娓道来的语速无不显示出小菲的文艺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故乡是我们的根。以盛产金丝小枣著称的乐陵是李爱华的故乡。那具有母性之光的枣子，那具有温度的枣核便承载了作者全部的思乡之情。从乡村到城市，从故乡到远方，漂泊的游子感受着外面的世界冰凉，回归成了内心里强烈的期望。

回归。许烟华的一首五行、四十一个字的微诗《长城》获得首届艾青微诗大赛唯一的一等奖后，很多人从各个角度评析了此诗的优秀之处，雪松读罢认为此诗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是“古老写作的一次回

归”！也是时代呼唤真正的“大我”的回归。而汉语诗歌古老秘密之所在就是“以小见大”和“言简意远”。雪松高瞻远瞩，一语中的，仔细领会则让初学者远离歧途，回归正统。

王肇也在对《长城》的评价中指出此诗“运用了我国最为传统的赋兴手法”。

时下商品琳琅满目，新鲜事物层出不穷，太多人的眼球被吸引得团团乱转。读书，作为一种优良传统正慢慢地被很多人放弃。而冯秀荣对书香情有独钟。她已经把读书当成了“生命之外的生命”。她是一名人民教师，读书使她在工作如鱼得水，在情感上理性、智慧。她感觉到了“书香是生命永恒的香味”。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是一直以来农民的贴切形象。在田里劳作是辛苦的！而李迎春把母亲的耕种比作写文章，这是我们平时把写文章比作纸上耕耘的反比喻，读了令人耳目一新。

把繁重的农业劳动用轻松的笔触描绘出来，让人读罢心里沉甸甸的……

关注底层，悲悯天下一直是为文者不可推卸的担当。一个为子女打拼的人累得像衰败的稻草，李文兴的这个比喻让人眼睛湿润。

黄河奔流不息直到大海，自古以来诞生了无数的优秀诗篇。舒中写黄河三角洲的诗歌意象丰富、意蕴深厚、美景、传说穿行其间，令人神往。

## 优秀篇目

19—21(刘树明推荐)

- 《寒露》，作者：王永彪
- 《断章》，作者：郑静
- 《我在你漂泊不定的浪尖上安身立命》，作者：韩晓菲
- 《书香，生命永恒的味道》，作者：冯秀荣
- 《母亲的文章》，作者：李迎春
- 《许烟华<长城>赏析》，作者：王肇
- 《练习吹笛子的人》，作者：赵雪松
- 《回到一颗枣核里》，作者：李爱华
- 《古老写作的一次回归》——简评许烟华短诗《长城》，作者：赵雪松
- 《摇晃在车间里的稻草》，作者：李文兴
- 《龙王爷开出黄河彻底连天》，作者：舒中
- 《寒衣节里忆亲人》，作者：秦辉

◎王永彪

## 寒露

晶体坠落之后，夕暮依旧完好  
遥望故居渐暗，窗幔挑起暖光  
半扇门扉开启炊烟，守家的犬温存静卧  
田野熟透，高粱演绎过隙的青纱烽火  
夜色带落浓郁，白云稀薄的愁绪  
北方平原心事辽远  
时针在子夜细数剔透的季节

无限接近萧瑟落尘  
浮躁地游走不可宽恕  
蝉鸣披着寒衣  
人影影相对无语  
种下一抹红晕  
次第丰腴的相思露宿街头  
秉持香案残烛的呓语  
哭泣刺痛苦菊的盲音

雾纱轻柔，浅梦缠绵  
寺庙、香火、古经  
都在疲倦的木鱼声中嵌入凡俗  
听荷塘花谢无声，结籽的忧伤如影随形  
剥开旧日时节，青葱妖冶绕指  
风度翩跹的孤蝶，咬疼了紫城珠玑  
月西斜，握拳眠  
星犹伴，茶读笺  
该关闭的眼睛那么真诚  
该参透的禅，笑颜风铃

◎李爱华

## 回到一颗枣核里

我知道，那棵千年的枣树是有温度的  
它的温度传递给千里之外的人  
北京的，天津的，塘沽的……  
那些打工者手里握着一颗枣核，走到哪里  
这都是根

那些高楼大厦，立交桥，红灯酒绿所掌握的命运  
最终输在一颗枣核上，那带有温度的枣核  
那从千年的枣树上摘下的枣核  
细小的褶皱里藏着母性之光  
在枣核上彼此缠绕的纹理，是父亲的川字纹  
是母亲的法令纹，是千百年来鲁北大地上升起图腾  
是乐陵这条巨龙的脊梁骨。我感到了它的呼吸  
它在唤我，我看到了滑过它眼底的渴盼，我嗅到了它自带的体香  
那被称为玲珑果的金丝小枣，露出它诱人的肌肤  
叶落归根，我们最终要回去，回到一枚枣核里  
那是何等壮丽的旅程，我们要领着孩子回去  
回到它的身边，说想说的话

◎李曙光

## 按图索物

在往盆里舀水之前，母亲把衣服一件一件提起来，挨个摸一摸兜里是否有东西，当提起我的一件上衣时，母亲问我：“你荷包里装的啥？”掏出一看，是我那心爱的钢笔！怎么会在这里？噢，想起来了，星期六下午，写了一会儿作业，有同学喊我去玩，我把钢笔往兜里一揣，就出去了，当时喜欢到黄河大坝去玩，玩儿的戏是“保卫上甘岭”，用现在的话就是“保卫英雄儿女”的一个桥段。有几个伙伴当“志愿军”，守在大坝上，趴在土堆后面，端着林林杆杆，前面摆着许多土坷垃块，等几个伙伴扮演的美国兵端着林林杆杆冲上来时，就用土坷垃块还击，土坷垃用完了，就站在高处，喊着“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奋力往下一跳，可开心了。疯玩儿了一个下午，回家把脏衣服一脱就扔进

了洗衣盆，钢笔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再回想一下同学的母亲划的那张神秘的图，还真是那么回事：圆圈的物件就是洗衣盆，方方的就是我的衣服兜啊。真是大神了！

今天我的车钥匙不见了，要是能划一划该有多好。四十多年前的事了，这个同学已多年不联系，他老娘是否在世也不可。我突然又想起了那张神秘的图，按着四十多年前的顺序想：最后一次开车是在五天以前，当时天气还没这么冷，我应该是穿西服。对，这几天变天，穿的是羽绒服和呢子外套，光在这几件衣服里翻来翻去，就没想到翻翻西服。结果往挂衣橱里西服兜里一摸，车钥匙就在里面。看，还是那张神秘的图在起作用！

◎许烟华

## 长城

大雪之后 它和群山一样  
淹没在群山之中

但我相信 雪能感受到  
哪些是石头 哪些是砖头  
哪些是骨头



《长城》一诗是七〇后诗人许烟华创作。2018年8月，这首诗从三万多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首届艾青微诗大赛”唯一的一件一等奖。我之所以评论它，基于两个维度，一个是写什么，再一个是怎么写。当代中国诗歌写作，在极度繁荣之下，也越来越明显地实现出一些问题，比如“小我”的无限泛滥，无底线地把玩那些极度个人化的、琐碎的、无聊的，甚至是庸俗不堪的个人经验。以至于风气之下，少有人再愿提及“大我”。不错，“小我”是西方文学经验带给当代中国诗歌的，但西方文学中的“小我”，根植在西方文化精神的深处，并不

## 古老写作的一次回归

——简评许烟华短诗《长城》

赵雪松

简单地仅仅是一种写作方式。而当代中国诗歌经验中的“小我”，有相当的部分已谈不上是一种精神存在。因此，我们的诗歌写作应该或正在呼唤一种“大我”的回归——这当然不是“文革”前后的假“大我”，而是回归古老的传统，回归屈原、诗经、杜甫李白们的“大我”理想，家国，民族，历史一念应当成为当代诗应有的深度和广度。正是从这一维度上，《长城》一诗所抒写的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苦难悲壮的历史内容，便足以引起大家的思考和更为宽广的写作观察。

相比第一维度，从“怎么写”这一维度去观察这首诗，更看出

诗作者不同凡响的表现。长城之大，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之精神象征，作者却用一首只有短短5行、41个字的小诗去表达它，而且表达得那么亲切自然，在亲切自然中传达出非常厚重的历史沧桑感，作者是怎样做到的呢？细细体会我们发现，作者一反当代诗写的翻译体手法，不是采取那种“全知全能”的笔法，而是运用汉语古老的传统笔法，那就是“以小见大”和“言简意远”。换句话说，这才是真正的汉语诗歌的古老秘密之所在。这种古老秘密所带来的能量之大，让这首五行诗产生了爆发的力量，这也是此诗成功的关键。

另外，这首诗的语言氛围自然低调，甚至有些“母性”特征，与其能指的崇高之间产生了巨大反差，这也是此诗的魅力所在。其中，对雪的拟人化处理，是此诗又一处关键点，它使自然、历史产生了人的肌肤感和呼吸感，让自然和历史内容从一种知识状态转化成了情感状态。此诗第三个精妙之处，即是用砖头、石头、骨头三个带有象征性的意象，暗示出无比丰富的人性、时代、历史、道德、文化内容，真正做到了“言简意远”，具有经典性，这也是古老汉语自身携带的神秘力量和境界的一次精神震颤。

◎秦辉

## 寒衣节里忆亲人

把家里料理得香气袭人，满院生机。还养过几只鸚鵡，挂在我家小院的南墙上。

照片上的妈妈相比要胖一些，眼光含笑，脖子向前梗着。那时她的颈椎病已经很厉害了。我忘记妈妈是什么时候得了这个病，那个时候不叫颈椎病，妈妈治病回家，只听她跟前去探望的亲友说是脖子里面长了肉芽子。妈妈深受其苦，去过不少医院也用过多民间偏方，比如用蜜蜂蜇。街上一个养蜂的康姓人家，与我交好，所以，妈妈有段时间每天去他家用蜜蜂蜇，蜇完后妈妈的脖子处又红又肿，倒也缓解了一些疼痛。还用过一种叫骨友灵的药，我有时帮她抹。还用过牵引，在屋子上悬下几根绳子，挂在脖子间。凡此种种，也没治愈妈妈的颈椎病。后来她每晚喝一杯白酒，借以麻醉缓解疼痛，直到去世。

大姐夫那时从水利局借调到派出所，一身警服特别威武。从县城回来都是骑着他们所里的偏三轮摩托车，那时两轮摩托车都很少见，更别说是偏三轮了，所以车往大街上一停，是相当风光的。

大姐满脸幸福站在姐夫身边，一头好看的卷发。大姐在县城工作，我第一次出远门就是去大姐家。在她那里，第一次吃到奶油雪糕、第一次去公共浴室洗澡、第一次看到冰箱、第一次坐沙发、第一次见到比真花还好看的塑料花……大姐节俭，能吃苦，天性乐观，她从纺织厂下岗后，在路边租了一个铁皮门头，卖一些熟食烟酒。铁皮房子狭窄逼仄，冬天冷夏天热，但大姐一家仍然开心地快乐地住在里面，还开垦房子边上的空地种了蔬菜。闲时，大姐侍弄小菜地织毛活，姐夫带着外甥去河边钓鱼……大姐的手还特别巧，特别会织毛衣，各种花色都会织。我们姐弟都穿她织的毛衣和线坎肩，印象深刻的是她给我织的一件元宝扣的粉色粗针毛衣，当时非常时髦。

照片上的外甥一身浅蓝色毛衣毛裤，就是大姐织的。外甥聪明学习好，每次回姥姥家，他最爱吃蒸的枣年糕，最不习惯喝家里的水。他生在县城，喝的是自来水，而我家那时喝的是爸爸从河里挑的水，所以他除了喝不惯水的味道，还弄不明白为什么喝从

土坑里淘出来的水，那该有多么脏啊。他在初中时因病辍学，每天在家里看球赛看书打发时间。大姐曾说，外甥最大的愿望是能挣很多钱，能给妈妈买辆好车。

那时二姐、三姐都还年轻，我不到二十，妹妹初中，弟弟小学。1990年到2017年，27年的时光。照完这张全家福的第八年，姥姥去世，走完了她凄苦坎坷的一生；第十年，大姐夫因公伤去世；大姐夫去世第二年，外甥查出再生障碍性贫血，坚持了几年，终于夭折；2011年爸爸去世，半年之后，妈妈也突发疾病走了；去年，饱受透析折磨的大姐卸下全身病痛远去天堂。照全家福时的情景想起来如在眼前，照片上十一人，却已走了六个！

方死方生，方生方死，人生就是一个圆。逝者一去无痕，活着的却要承受思念之苦。我是个唯物主义者，但仍然相信，他们都幸福快乐地生活在另一个世界，没有疾病，没有悲苦，白云蓝天，能享生前未享之福，不受生前所受之罪。今天是寒衣节，焚纸烧钱，送衣御寒。天堂人间，惟愿相思相望。

◎韩晓菲

## 我在你漂泊不定的浪尖上安身立命(组诗)

那些短暂的光

后花园里。散养的月  
长出圆润发光的肉体  
这足以让我兴奋

蛭蚰伏在一小片黑暗  
——发声，她胸口的石头  
微微颤动

守夜人拨弄灯笼，掐灭又点燃  
直到形成完整的黑  
微闭上眼睛

眼眶长出青苔。一些爬上脚踝  
一些蔓延成发  
月光钻进角落，与我不期而遇

倾听

星星走下来，灯光爬上十九层  
月亮还在犹豫，悬在空中

更深的蓝俯冲下来  
作为覆盖的颜色，我们是败笔  
被拉出深浅的痕迹  
交织在线条迷宫

你说这是创作  
闭上眼 蓝天靠近大地  
我靠近你的左心房

海边

委身于一片海藻  
在大海里沉浮  
我听到海鸥忽远忽近的情话  
暗礁不敢示人的秘密

我的身体柔软且轻  
思念浮上海面  
继而卷入海浪  
一条鱼咬住漩涡

海上没有船  
我在你漂泊不定的浪尖上  
安身立命

按图索物？是按图索骥吧。没错，是索物。事情是这样的：前天想要出门办事，车钥匙找不到了，常放钥匙的地方，经常坐的地方，衣服兜里，翻天覆地地找，没找到，真是奇了怪了。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件事，刚上初中时，父亲给我买了一支“金星”牌钢笔，同学们都很羡慕，我也稀罕得像宝贝似的。就在一个星期一的早晨，要去上学时，发现钢笔不见了，明明星期六下午还在家写作文用过，怎么就找不到了呢？整个上午就跟着了魂似的。一个同学问我：“怎么了，这么没精打采的？”“钢笔丢了。”“那只‘金星’钢笔吗？在哪儿丢的？”“家里。”“那好办，我娘会划，一划就知道在哪儿了。”同学十分把握地说。放学以后直接去了他家，他娘问明情况后，随便折了一根木棍儿，

就在地上画了起来，有横线，有竖线，有斜线，还有许多奇奇怪怪的符号，一边划，一边嘴里念念有词，但听不出说的什么。最后，划成了一幅奇怪而又神秘的图，她找到，真是奇了怪了。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件事，刚上初中时，父亲给我买了一支“金星”牌钢笔，同学们都很羡慕，我也稀罕得像宝贝似的。就在一个星期一的早晨，要去上学时，发现钢笔不见了，明明星期六下午还在家写作文用过，怎么就找不到了呢？整个上午就跟着了魂似的。一个同学问我：“怎么了，这么没精打采的？”“钢笔丢了。”“那只‘金星’钢笔吗？在哪儿丢的？”“家里。”“那好办，我娘会划，一划就知道在哪儿了。”同学十分把握地说。放学以后直接去了他家，他娘问明情况后，随便折了一根木棍儿，

在往盆里舀水之前，母亲把衣服一件一件提起来，挨个摸一摸兜里是否有东西，当提起我的一件上衣时，母亲问我：“你荷包里装的啥？”掏出一看，是我那心爱的钢笔！怎么会在这里？噢，想起来了，星期六下午，写了一会儿作业，有同学喊我去玩，我把钢笔往兜里一揣，就出去了，当时喜欢到黄河大坝去玩，玩儿的戏是“保卫上甘岭”，用现在的话就是“保卫英雄儿女”的一个桥段。有几个伙伴当“志愿军”，守在大坝上，趴在土堆后面，端着林林杆杆，前面摆着许多土坷垃块，等几个伙伴扮演的美国兵端着林林杆杆冲上来时，就用土坷垃块还击，土坷垃用完了，就站在高处，喊着“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奋力往下一跳，可开心了。疯玩儿了一个下午，回家把脏衣服一脱就扔进

了洗衣盆，钢笔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再回想一下同学的母亲划的那张神秘的图，还真是那么回事：圆圈的物件就是洗衣盆，方方的就是我的衣服兜啊。真是大神了！

今天我的车钥匙不见了，要是能划一划该有多好。四十多年前的事了，这个同学已多年不联系，他老娘是否在世也不可。我突然又想起了那张神秘的图，按着四十多年前的顺序想：最后一次开车是在五天以前，当时天气还没这么冷，我应该是穿西服。对，这几天变天，穿的是羽绒服和呢子外套，光在这几件衣服里翻来翻去，就没想到翻翻西服。结果往挂衣橱里西服兜里一摸，车钥匙就在里面。看，还是那张神秘的图在起作用！

## 摇晃在车间里的稻草

他越来越像一棵干瘪的稻草  
车间里忙活着变形的身影  
背上的弓一年比一年弯了  
至今没有一支随心所欲的箭  
肉，从身上慢慢走失  
骨髓里的骨质正在滋生暗长  
能有什么办法呢？只有把汗水流在这里  
换取这一头花白的四季和额上深深的褶皱

他简直就是一棵干瘪的稻草  
在人们心里摇晃着最初的时光  
要不是有两个儿子作为支点  
仿佛随时有可能倒下去  
车间那么高，他的目光一直没能出去过  
只有这分量不一的裤衩  
无怨无悔地天天给他做着测量

